



072

译文名著文库



YIWEN CLASSICS

The Woman in White · Wilkie Collins

[英] 威尔基·柯林斯 著

Wilkie Collins

叶冬心 译

白衣女人

The Woman in White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文 名著文库

YIWEN CLASSICS

[英] 威尔基·柯林斯 著

Wilkie Collins

叶冬心 译

白衣女人

The Woman in White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衣女人 / (英) 柯林斯 (Collins, W.) 著; 叶冬心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 3

(译文名著文库)

ISBN 978 - 7 - 5327 - 4168 - 7

I. 白... II. ①柯... ②叶...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64979 号

Wilkie Collins

THE WOMAN IN WHITE

白衣女人
THE WOMAN IN WHITE

Wilkie Collins
威尔基·柯林斯 著
叶冬心 译

责任编辑 张建平
装帧设计 陆智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6.5 插页 2 字数 430, 000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27 - 4168 - 7 / I · 2339

定价: 17.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12 - 52397878

译本序

威尔基·柯林斯(1824—1889)出生于伦敦,早年曾当律师,后开始从事文艺创作,不久就结识了狄更斯,从此两人成为莫逆之交。1859年柯林斯的长篇小说《白衣女人》开始在狄更斯主编的《一年四季》杂志上连载。这部小说与狄更斯的名著《双城记》,在创造主题和写作技巧方面都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早在《白衣女人》发表之前,狄更斯即从柯林斯的《冰封恨海》一剧中孕育了《双城记》的主题思想。

狄更斯曾在《双城记》的序言中说:“我和孩子们、以及几位朋友,看了柯林斯先生编写的《冰封恨海》后,就孕育了《双城记》的主题。”

《冰封恨海》是柯林斯编的一出三幕剧,剧情大致是这样:理查德·奥尔多和弗兰克·奥尔德斯莱是两个面貌相似但从未谋面的青年。他们都向克拉拉·伯拉姆求婚,奥尔多遭到拒绝,但奥尔德斯莱却最后成为克拉拉的未婚夫。奥尔多曾声言:将来如果有机会,他誓必手刃他的情敌。

两个青年先后加入了北极探险队。奥尔多认出了奥尔德斯莱这个情敌。在一次暴风雪中,全队暂时隐蔽在一个岩穴中,然后派遣这两个青年去寻找最近的居民点。

克拉拉担心未婚夫的安全,由她的女友陪伴,循探险队的路线去到北极。为躲避暴风雪,她们也到了那个岩穴里。

克拉拉得知奥尔德斯莱和奥尔多一同外出,久久不回来,深为她未婚夫的安全担心。这时两个青年在归途中为风暴所困,奥尔德斯莱体力不

支，倒在雪中，这正合奥尔多的心愿，于是他让奥尔德斯莱留在那里，独自回去了。

克拉拉见奥尔多独自回来，相信她的未婚夫已遭毒手，她悲伤之极，痛不欲生。奥尔多目睹这一情景，深为感动，他仍像原先那样热爱克拉拉，为了克拉拉的幸福，他不顾强烈的风暴，蓦地冲出岩穴，找到倒在雪里的情敌，将他背回来，情敌得救了，但奥尔多体力不支而昏倒，死在克拉拉脚下。全剧亦随之告终。

狄更斯在剧中客串奥尔多，柯林斯扮演奥尔德斯莱，其他角色则分别由狄更斯的家人和另几位朋友扮演。狄更斯对剧情十分赞赏，首次孕育了《双城记》的主题思想，并决心要将这一主题体现出来，经过酝酿，终于写出这部不朽巨作。

因此，我们看到：《冰封恨海》、《双城记》和《白衣女人》三部作品中，都以主人公面貌相似这一特点为背景，发挥人类为崇高的爱而舍生忘死的精神。奥尔多为了对克拉拉的真挚的爱而轻生就义，拯救了他一度渴望有机会手刃之为快的奥尔德斯莱，卡顿为了露茜的幸福而想方设法从死囚牢中救出达内，自己走上了断头台；白衣女人由于爱慕劳娜，逃出疯人院后，却不顾危险，一再设法去搭救劳娜，以致最后遭来杀身之祸。三部作品的情节不同，但主题却极相似。

大概，两位作家在构思时，经常交谈自己的写法，相互商讨故事中的片段：西德尼·卡顿向露茜坦白自己的爱慕，誓言将为露茜献出自己的一切；沃尔特·哈特赖特向劳娜道别时所作的许诺，说他将为她献出整个心灵和全部生命，只求为她带来片刻的欢乐。那两段话几乎像是出自一人之口。

但柯林斯写《白衣女人》时“所作的一次试验”，却是狄更斯不愿采用的。据引柯林斯的话说，“书中的故事，从头到尾，都由书中的人物自己叙述。在一连串事件的发展过程中，这些人物各被安排在不同的地位，轮流出面叙述故事，直至结束。”其实，通过这一创新的写法，读者固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观察故事中的人物，从而让他们显得更为逼真，但有时就不免会使各个章节变得散漫凌乱。

再谈到预设伏笔，创造悬念，以达到高潮这方面，柯林斯显然远不及狄更斯的手法。在《双城记》中，为了让卡顿进入死囚牢调出达内，作者先作了不少伏笔，如杰瑞听到“起死回生”的口信那样“发愣”；密探假

死后同党们大事张扬那次出殡；“正经生意人”又如何发坟盗尸，等等。所以，后来密探突然出现，就不会令人感到意外。再看《白衣女人》中，虽然在小说一开始就提到帕斯卡教授离开意大利，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有关那些事的性质，他对任何人都矢口不提”），但此后教授就不在故事中出现，直到最后关头，画师追踪福斯科伯爵时，才突然提起教授，那也只是略微补述了几句，而此后教授如何去歌剧院，如何追踪和暗杀伯爵，又如何突然出现了那个“左边脸上有着一个疤痕的人”，这一切都显得有些生拼硬凑。在这一方面，柯林斯确远不及狄更斯的手笔老练。

在《双城记》中，一些人物，如西德尼·卡顿，如查尔斯·达内，又如马奈特医师，德发日先生，德发日太太，甚至是普罗丝小姐，洛里先生，都被写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再看在《白衣女人》中，只有少数几个人物被刻画得相当成功，如机智英勇的玛丽安·哈尔科姆，狠毒贪财的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神秘机警的福斯科伯爵，以及软弱、庸俗、自私的利默里奇庄园主人弗雷德里克·费尔利，被刻画得生动逼真。但作为主人公的劳娜和沃尔特·哈特赖特则显得相当浮浅淡薄，画师在整个故事中只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双城记》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综述了当时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同时宣扬了作者的人道主义思想：舍己救人的崇高美德。它布局广阔，气势雄伟，迥非《白衣女人》所能望其项背。柯林斯在他的小说中仅仅揭发了英国古老婚姻制度的弊端，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它较《双城记》所包含的内容要狭隘多了。

但是，柯林斯写出《白衣女人》，开创了侦探小说的先河，为英国文学另辟了一条新的蹊径。此后又过了二十多年，柯南道尔才发表了他的《福尔摩斯探案》，在通俗文学中独树一帜，从此侦探小说赢得了广大读者的爱好。看来《白衣女人》的影响还是很深远的。

译者

二〇〇三年二月十五日

初版序言

写这部小说时，我作了一次试验，据我所知，这种写法以前的小说家从未尝试过。书中的故事，从头到尾，都由书中的人物自己叙述。在一连串事件的发展过程中，这些人物被安排在不同的地位，轮流出面叙述故事，直至结束。

如果用这方法写小说只是为了追求形式上的新颖，那我也就不会在这里烦渎诸位的视听了。事实上，除了形式之外，书的内容也由于采取了这一写法而变得更加完善。这样写法，我就必须使故事不断地向前发展；同时我那些人物，由于应为推动故事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因而也就有更多的机会来表现他们自己。

序言写到这里，我对自己的小说在期刊上发表后受到英美读者热烈欢迎一事当然不能忽然置之。首先，我希望，他们的欢迎证明我可以承担文学创作的重任，因此，就在查尔斯·狄更斯先生以其最完美的艺术创作为《一年四季》^①充实篇幅时，我立即在该刊上发表了拙作。

第二，在拜领迄今荣获的好评之余，我应借此机会向许多来信的读者致意（这些读者我都不认识），感谢他们热诚地鼓励我陆续发表的作品。现在，在长期以来我一直与之打交道的那些虚构的男男女女即将和我分别之际，我不禁十分欣慰地回忆起：“玛丽安”和“劳娜”在许多地方结交了一些十分热心的朋友，每逢故事发展到某一个关键时刻，这些朋友就会迫不及待地警告我，要我慎重处理她们两人；费尔利先生也遇到了一些同情者，这些人责

备我不曾以宽容的态度对待他那“衰弱的神经”；珀西瓦尔爵士的“秘密”已相当令人恼火，终于成为一些人打赌的对象（我在这里宣布，后来这些人已“取消了”所打的赌）；福斯科伯爵在某些问题上向学者们提出了不少玄妙的设想（对这些设想，我直到现在仍然不大理解），并且使许多人发生疑问，想知道他这个人物究竟脱胎于哪个活模特儿。回答最后这一问题时，我只能老实承认：有许多人，其中有尚在人世的，也有已经作古的，都曾经为他“做模特儿”；同时我要指出，我为伯爵搜集素材时，正像为其他人物搜集素材一样，如果不超出单纯一个人所表现的狭窄的人性范围，那他就不会像我所设想的那样写得很逼真了。

向另一部分读者介绍我这单行本时，我只需声明：这部作品已经过仔细修订，对于篇章的划分和诸如此类的其他细节，我都作了某些更改，其目的只是为了使故事在通篇叙述中读来更加流畅和紧凑。如果现在等候着此书出版的读者，也会像当初在周刊上连载时逐期阅读的读者一样赐予好评，那么“白衣女人”就可以称为我所熟悉的虚构人物中最可贵的女人了。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还要向批评家们提出一两个十分天真无邪的问题。

如果有谁要为这部书写书评，我倒想冒昧地请问一下：如果不先转述作者的这篇故事，他是否可能赞扬或指摘作者呢？这篇故事是我写的，虽然按照期刊发表文章的惯例，我不得不作了一些压缩，但叙述全篇故事时，我仍旧写了一千多页密排的印张。在这些篇幅中，有不少一部分被几百处小“接头儿”所占，这些“接头儿”本身毫无价值，然而，为了使整篇故事在叙述中读来流畅、显得逼真可信，它们却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批评家们引述这篇故事时，也保留着这些“接头儿”，那么，他们能在有限的篇幅或专栏内转述这篇故事吗？如果他们引述这篇故事时略去了它们，那么，他们能说是在尽作家们相互应负的责任，对得起从事另一门艺术的同行吗？最后，不管用什么方式引述这篇故事，他们能使读者得到乐趣吗？因为，他们首先就破坏了一切故事的吸引力所具备的两个要素：即好奇所带来的兴趣与惊讶激起的兴奋。

一八六〇年八月三日于伦敦哈利街

① 英国小说家狄更斯主编的一份周刊。

再版序言

《白衣女人》发表后，已在广大读者中受到特殊的好评，所以这里我就无须再为它作介绍了。现在我要说的，可以全部概括为以下几句。

为了要使我写的故事受到读者们持久不衰的赞许，我已竭尽绵力，作了仔细的修改与订正。某些技术上的错误，凡是在初写本书时忽略过去的，我都在这次再版时作了订正。虽然这些纰漏丝毫也不影响故事的兴趣，然而，为了对读者负责，我还是一碰到有机会就进行删改，所以，在本版内，这些缺点已不复存在。

有些爱诘难的读者，怀疑故事中偶尔涉及的一些法律“条款”的写法是否正确，这里我不妨回答：在这方面，正如在其他方面一样，我已竭力防止自己在无意中使读者产生误解。一位精通本行的律师，每逢我写的故事涉及错综复杂的法律问题时，就十分殷勤和细心地为我进行指导。每当遇到一个疑点，在不曾落笔之前，我总要先去请教这位先生，所有的校样，凡涉及法律问题的，在故事发表之前，我都要请他亲自修正。我可以说，如果用明智的眼光看问题，这样事先采取以上的慎重措施，功夫并不是白费的。本书出版后，它里面涉及的“法律”问题已不止一次经过有资格的人士评议，都被认为是无疵可议的。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要再一次向读者们的盛情表示感谢。

我十分诚恳地说，这部书的成功使我特别高兴，因为这件事说明：我

自从为读者们写小说以来一直遵循的一条文学原理，获得了公众的赞许。

我一向抱有那种老式见解，认为写小说的主要目的应当是说故事；我始终不相信，一位小说家，由于在其艺术作品中圆满地完成了这一首要条件，就会因此忽略了人物的描写——理由很简单：叙述任何故事时，如果能产生效果，那基本上不是取决于事迹的本身，而是取决于直接与那些事迹有关的人情趣味。写小说时，你可以成功地刻划了人物，但并未很好地叙述故事，然而，你不可能很动人地叙述了一篇故事，同时却不曾刻画人物，因为，要将一篇故事叙述得精彩动人，它里面就必须出现一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如果希望故事能紧紧吸引住读者，就必须使读者对某些男女感兴趣，理由十分明显，因为读者们自己就是一些男人和女人。

读者们给《白衣女人》的好评，充分证实了以上这些观点的正确，并且使我相信，以后仍可以保持这些观点。这部小说之所以获得读者们的盛情赞许，就是因为它叙述了一篇故事，而读者们之所以对这篇故事感兴趣——根据我收到他们自动来信中提出的意见——那又是和他们对人物感兴趣一事分不开的。“劳娜”、“哈尔科姆小姐”和“安妮·凯瑟里克”，“福斯科伯爵”、“费尔利先生”和“沃尔特·哈特赖特”，这些人物无论在哪里露面，都会在那里为我招来朋友。我希望，不用再过多久，我就可以重新会见那些朋友，而且，那时我就可以通过一些新的人物，在另一篇故事中引起这些朋友的兴趣。

威尔基·柯林斯

一八六一年二月于伦敦哈利街

献 给

布赖恩·沃尔特·普罗克特^①

为表示真诚地珍视他的友
谊、感念在他府上度过的许多
幸福时光，他文坛上的一个后
辈 敬赠

目录

初版序言 1

再版序言 1

第一个时期

住克莱门特学院宿舍的画师沃尔特·哈特赖特开始叙述事情经过 3

住法院胡同的文森特·吉尔摩律师继续叙述事情经过 101

玛丽安·哈尔科姆继续叙述事情经过（摘自本人的日记） 130

第二个时期

玛丽安·哈尔科姆继续叙述事情经过 161

利默里奇庄园主人弗雷德里克·费尔利先生继续叙述事情经过 278

黑水园府邸女管家伊莱札·迈克尔森太太继续叙述事情经过 294

从几篇证明材料看故事的下文

1. 福斯科伯爵府内的厨娘赫斯特·平霍恩提供的证明材料
（摘自她的口头陈述） 327

2. 医师的证明 331

3. 简·古尔德的证明 332

- 4. 碑文 332
- 5. 沃尔特·哈特赖特的叙述 332

第三个时期

- 沃尔特·哈特赖特继续叙述事情经过 339
- 凯瑟里克太太继续叙述事情经过 431
- 沃尔特·哈特赖特继续叙述事情经过 442
- 伊西多尔,奥塔维奥,巴尔达萨尔·福斯科继续叙述事情经过 489
- 沃尔特·哈特赖特结束这篇故事 502

第一个时期

住克莱门特学院宿舍的画师 沃尔特·哈特赖特开始叙述事情经过

1

这篇故事里说的是：一个妇女的耐性能坚持到什么程度，一个男子的决心能达到什么目的。

只要我们能给法律这台机器稍许施点儿“金钱油”，起一些润滑的作用，它就准能分析一切疑难案件，进行任何侦查程序，那么，以下各章中所记的事，也许早就在法庭上被公之于众了。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法律仍难免是富人支使的奴仆，于是，这篇故事就首次在这儿说给诸位听了。原来该由法官听的，现在却改由读者们听了。在我要交代的这篇故事里，从头到尾，凡是重要情节，没一处是根据道听途说转述的。每当以上开场白的作者（他叫沃尔特·哈特赖特）与所要叙述的事的关系比其他人更为密切时，就由他亲笔描写。每当他不再亲身经历那些事时，就让他退出叙述者的地位，改由另一些能凭亲身经历说明情节的人接着确凿地叙述下去。

这样，书中的故事就由不止一个人写出，好像一桩罪案在法庭上由不止一个证人陈述一样——二者的目的相同，都是为了始终以最直接易晓的方式说明真情实况，要让那些在每一个连续阶段中与事件关系最密切的人原原本本叙述自己的亲身经历，从而说明整个一连串事情的经过。

现在，我们就先听二十八岁的画师沃尔特·哈特赖特说故事吧。

2

那是七月的最后一天，漫长的炎夏即将结束，我们这些在伦敦街头踽踽的人已感到倦怠，开始向往麦田上的云影，海岸边的秋风。

讲到我这个可怜的人，随着盛夏的消逝，我的身体虚弱了，情绪低落，而且老实说，钱也花完了。在过去的这一年中，我没能像往常那样很小心地支配自己的收入，而由于开销太大，现在我只好往来于我母亲在汉普斯特德^①的小村舍和我在城里的宿舍之间，俭省地度过这个秋天了。

那天傍晚，我记得，四周静寂，天上多云，伦敦的空气十分沉闷，远处街上的车辆声听来十分低沉，我生命中微弱的脉息仿佛已与我周围城市里巨大的心脏搏动相冥合，并随着那落日变得越来越低沉了。我站起身，丢下我当时不是阅读而是对着它出神的那本书，离开了我的宿舍，去呼吸郊外晚间的凉爽空气。每周有两个这样的晚上，我照例要跟我母亲和妹妹在一起度过。所以，我转身向北，朝汉普斯特德方向走去。

在开始叙述以下的故事之前，这里我必须先提一笔：我父亲已在我所叙述的这段时间前几年去世，他的五个孩子当中现在只留下了我和我妹妹莎娜两人。早先我父亲也是一位画师。他一生勤奋努力，在自己所干的那一行中很有成绩，由于爱怜几个靠他辛勤工作维持生活的人，一心要为他们将来作好安排，他从结婚时起就从收入中提出一笔远远超出多数人认为必需的数目作为人寿保险金。多亏他虑事十分周到，不惜自己刻苦，所以，他去世后，我母亲和妹妹仍能像他在世时那样无需依赖他人。我接下了他所教的门馆，刚进入社会时确实应当感谢他给我的前途作好了准备。

寂静的暮色仍在地势最高的荒原上颤动，但是，当我站在我母亲的村舍门口时，下边伦敦的景色已经深深陷入层云密布、阴影笼罩的一片黑暗中。我刚拉动门铃，大门就蓦地打开，不等仆人出来应门，我那位尊贵的意大利朋友帕斯卡教授已经兴高采烈、连蹦带跳地赶出来迎接，一面用夹杂着外国腔的生硬英语招呼我。

为了他的原故，同时，必须补充一句，也是为了我的原故，现在很值

^① 当时伦敦的西北郊，一片遍生石南灌木的荒地，亦称汉普斯特德荒原。